羣書治要一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001100526098

羣書治要

魏徵等撰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劉廙別傳政論注曰備政。　蔣子　政要論

劉廙別傳

備政

夫爲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既成。衆悅不安。則梁棟爲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爲之並廢。善爲屋者。知梁悅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榱與之共成也。善爲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爲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覩一非之爲小也。輕而蹈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輗轄之在車。無輗轄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覩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覩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者。夕惕若厲。愼其愆矣。夫爲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託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爲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恥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饑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

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饑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衰捐於外虧仁孝損名譽得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爲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爲名也虛名彰於世姦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有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貪而罰於內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爲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也臣猶鍼也法陰陽補瀉也鍼非人不入人非鍼不徹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補瀉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逆失之哉今用鍼而不存於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其疾之療亦遠良醫急於治療而不恃鍼入之無恙也明君急於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

衰疑弃

必須至亡也百三字恐當連正文逆疑併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寶於世者。則隨時卑而爲之制。使不爲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謂賈貴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

愼愛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遑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者不啻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妒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稷、契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貪。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察

忘疑忌。

也。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己不見。無善而己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己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覩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己成敗於所闇。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詭哉。

弄疑弃。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俾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貫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

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失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荷賞名而實窮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慮於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闇。又況庸君之能覩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而割之。是以眞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

成恐戒或威。

雖成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爲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其所

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爲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塞於側。爲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爲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爲臣而萬臣爲君也。以一臣而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爲人所用也。是以明主愼之。不貴知所用於己。而貴知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皋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爲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衆之上也。鐙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覩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踰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鐙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況人情之足蔽哉。

美疑・阿下恐有脫文・

有下不字恐衍・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爲泰。故君楨元首。臣爲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羲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愼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大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刑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遂使無罪幷門滅族。父子孩鬻。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舍。雖烝子啖君、孤己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效。以次相敍。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倘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誡之誥矣。復力索巖穴。西伯有旹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敍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效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脩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殪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殲於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塡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太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如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諛。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夫

脩疑循。

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幷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巇。杜塞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杜石之士。骨鯁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秉持天機。豈近於元世棟橈榱崩。三十年閒。漢爲新家哉。推計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秦禍少者耳。

名則二字以衍。

政要論

桓範

爲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弃也。理訟、皐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爲君難耶。曰。此其所以爲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廬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於澤者。天以爲負。員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惠者。君以爲恥。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

內布之於天下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莊纊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於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服一綵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氂之善必有所勸罰纖芥之惡必有所阻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凋汚之人移薄僞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衆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駃騠之乘追風之匹也御躁蹙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輔羣下均養小大審覈眞僞考察變態在於幽冥窈妙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威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託公而實俠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譜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鯁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離謗以爲

恩上恐有脫字・二妍字疑一有誤・

士疑當作上以主・

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爲易。言臣之事君。供職奉命。勑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爲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爲可。然賢聖相遭既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爲虧。況義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者。竭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亡之難。肝腦塗地。膏液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爲一代之聖明。己爲一世之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穆、禹。豈爲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嚣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於成功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爲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然爲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

危字上下疑有脫文。

以上疑脫是字。

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從己身而衆善自君發。爲羣寮之表式。作萬官之儀範。豈得偸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爲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詭計而爲非。善事變而爲惡。罪結於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卽時伏劍賜死。淺者以漸斥逐放弃。蓋比干、龍逢所以見害於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爲小臣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責。竭力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卑。庶貫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千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己策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下者或妒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於鄭。韓非受誅於秦。龐涓刖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脅。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爲難也。爲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愛主。媚不求奧竈而已。若爲苟若此。患爲外人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俠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奸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閒。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宓盎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爲難也。爲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

（事下疑脫則字。）

（若爲苟若疑有誤字。）

不以遠而自外。疏而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閒。在已典主可也。然患爲左右所輕重。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於魏。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見讒於燕。韋邯畏誅於秦。斯又外臣所以爲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豈可得備論之哉。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爲弊乘。伯樂執轡。卽爲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爲良民。遭桀、紂則爲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治本矣。

典恐當作與。

未之有也衍。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爲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教禁爲次。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傾君。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爲而治。教不言而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喪敗。故脩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術也。以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

羣有也以恐有脫文誤字。

無欲者上也。佛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抵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是疏遠儀狄。純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獵獵而忘歸。於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豔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後垣而出之。此能佛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鄰國。恭王終諡爲恭也。

（純當作絕・莊王誤作共王・其豔當作豔其・）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愼之者。以爲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罰若有疑。卽從其輕。此蓋詳愼之至也。故苟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衆。明刑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矣。夫闇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衆。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奸慝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尚譎詐。務行苛剋。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甯戚、郅都、轟、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爲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閒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辨。但使官無譴

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是申韓甯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

士字似衍

爲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衆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豪黨貴勢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爲先行事務邀時取辦悕望上官之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降身以接士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間之事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爲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否之所以不定也

其整頓當作整頓其

無字恐衍

尊嫡

凡光祖禰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繼世繼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賤而姪媵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衞有州吁之篡故傳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

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蹇蹇傳曰愕愕者昌直諫者也然則咈人之耳逆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爲諫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干至貴以至稀間至親何庸易耶惡死亡而樂生存恥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鄰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面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爲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

生疑言・

面恐而字誤・

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寞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帷幄之內。沈溺於諂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而不可得覩。高遂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見之禍恐有誤字。

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考之導實有勳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留於民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盈。亡而爲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也。

導實疑有誤字。庶幾疑有誤字。

銘誄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爲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邈伊、周。下陵管、宴。遠追豹、產。近蹤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踵。稱以爲義。外若讚善。內爲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盛榮。其流之

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誄諡。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效。豈不誤哉。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俶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賤疑姓・篇疑篤・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體論　典語

體論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僞行要名。而姦臣以僞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僞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繇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隩。譬猶游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囂然自以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璅璅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訛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

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愼。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夫奸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奸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父乎。是猶髡其枝而欲根之蔭。揜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即趙高之教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間。可不察歟。夫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

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聖賢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梏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對齊景公。君若弃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弃禮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柰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

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於弒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恆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疏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則民不偷。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羣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反其端慤。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也。故虞書曰。臣作朕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聰也。然則君人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間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

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於僞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以求親。不偷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淆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閒。或被褐懷玉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傲世以華衆。不立高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偷安。不爲苟免而無恥。夫脩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己。立壞之於閨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温柔足以服

人。不排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凡趣舍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僂而走。晏平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以沖爲臣之體也。夫不憂主之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榮慕。而君子之所以爲恥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以怫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榮。此中主之臣也。端慤而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事賢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遭遇有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僞取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脩而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爲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濱汚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爲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

取上疑有以字。

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卽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並進之。不爲魏成子、卽爲翟黃耳。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所由生。義利爲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愼趣舍焉。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揜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功。君子寬賢容衆以爲道。小人徼詐懷詐以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恥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

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

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隨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爲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蕴.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皋繇瘖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爲太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揜聰也.觀夫弊俗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以探民情.是爲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爲君也.夫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圖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以身爲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汚也.是以爲政者必愼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達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堅.三曰言僞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

然上恐脫情字.

言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爲暴者、公也。怨嚾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末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敍。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衆共之。衆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爲法不具也。以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誶。衆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

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恥。免而無恥。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至於始皇兼吞六國。遂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而奸邪並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議論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於孝武。徵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固積密。文書益於机格。典者不能徧覩。姦吏因緣爲市。議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爲之主。不放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聰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法成辭於手也。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詆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固疑罔。

劾疑劾。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雜而並至。以干閼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察不差。納受不

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策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泜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德未必一闇一聰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爲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不用宮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蔡叔之哭不能濟蜎漏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

臣以爲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之策耳故進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君也然必俟伊尹爲輔呂尙爲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

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爲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聰聽。總萬機而賢之。以至貴之明察。料治亂而考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要。料盡其門戶乎。其數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養眞也。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慾。麗服適體。遠眺迴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游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鰥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閒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饑餒之阨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霧穀。襲纖絺。處華屋之大廈。居重蔭之玄堂。褰帷以來清風。烈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衾貂蓐。重茵累席。居隩密之深室。處複帟之重幄。熾猛炭於室隅。以起溫。御玉巵之旨酒。以禦寒。燄燄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賢當作監。

覺上疑脫體字。烈當作裂。

綿疑錦。

典語　陸景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愼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然猶誡以威罰。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以恥稟丘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爲。苟非其道。卿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愼官人。故周褒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震畏。千秋登相。匈奴輕漢。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愼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爲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以爲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恥之。

天子據率土之資。總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統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旦。勤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殛鯀不嫌登禹。親仁也。舉子不爲宥父。遠惡也。以能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愼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

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昔魯誅少正。佞人變行。燕禮郭隗。羣士嚮至。此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之內。眼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留意隱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效之以事。能推事效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爲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陋。虞舜既登。百揆時敘。二八龍騰。並幹唐朝。故能揚嚴儀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簡俊德。咸列庶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總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良材。卽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稷。佐日揚光。協齊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墮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

理陰陽。外無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各得下其字疑衍。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仞之內。而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誡之以刑罰。故明誡以效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位重。人主總君謨以觀衆智。杖忠賢而布政化。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爲己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繫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重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荷光景於辰耀。登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進退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權辱。昔賈生常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眞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登階之閒。恐有脫字。

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衆理乎。故明

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造父善御。探疑換。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達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無下恐有脫字。不竭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銜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效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不料哉。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損益三代。以御其世。爾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況以區區之徐。處爭戰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跡泗水。龍起豐、沛。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掃秦、項。被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

長、此高帝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網。元、成以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尙文章。外繕師旅。立明堂之制。修辟廱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支解於漢刃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輸騁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粱旨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或瘳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疾瘳則養之以膏粱。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被之以文德。

天生烝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庶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率土之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智君。階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旦。日側忘飡。恕己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饑之飴。輕裘累煖。衣裳重疊。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動祚享長期者也。若居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饑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娉。死葬無

以相卹。饑寒入於腸胃。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丕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傅子　　傅玄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愼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愼罰而不肯忍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材。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

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尙、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

相取作將相可取。
子下有也字。

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閒。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夫裁徑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廈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敘矣。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僊。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

價作資・

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押。雕以黃金。而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虎崇僞。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舊無其字・補之・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充。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爲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恆。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阜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疑疑職・不越法。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弃本業。苟合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姦於朝。賈窮僞

內作罔。

於市。臣挾邪以內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公室。農夫伏於隴畝。而墮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織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言非典義。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壹朝。壹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眞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兼幷之路開。兼幷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

瘁舊作廢。改之。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

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麑。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奸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

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書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傳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淩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齎不訾之寶。獨宿於野。其爲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與。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

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哉。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惠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緩死也。則妄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妄輕、則威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剛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糾萬民。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連三族。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末儒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恢失其中也。

侮上疑脫威字。

法刑之法・疑任字誤・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

衒作衙・既食於人四字無・

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衒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人既食於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利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議廢之於下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吏厚其祿也則天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營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主不詳察聞其怨與於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

主上有人字・

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爲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弃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幷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太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益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疇。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即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即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即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

基疑墓。

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

畏作威。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

下上有天字。

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即脩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脩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上好德則下脩行。上好言則下飾辯。脩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弃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勘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

尙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尙。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尙。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令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立德之本。莫尙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繫曲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

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爲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心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虢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癘瘁、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而後動靜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目、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之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石厚、子也。石碏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是之謂公道。未在人上、天下皆樂爲

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聞實寡。外倦於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舊無法字・補之・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簡。尊儒貴學。

尚下有寬字・

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無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之所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然下有受字。）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周疑同。）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尅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

於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事有儲。而幷兼之隙塞。事有儲、並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尅民爲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賦無常。橫求相仍。弱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爲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

民而下恐有闕文。弱下上恐有脫字。

以民爲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爲天下興利而已矣。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賞刑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矣。懈而爲秦越禽。越恐當作所。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遇人。人得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矣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

或問佞孰爲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爲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

常下有由字・推役侈作惟侈・割作剖・上惑疑衍・

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卽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卽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卽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閒。爨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火水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閒。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

袁子正書　抱朴子

袁子正書　　袁準

禮政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爲民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辨物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爲之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恥。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以達人之性。理

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爲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僞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奸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是故國治而萬世安。秦以列國之勢而幷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治。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民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衞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不能得。既違宗國蕃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昔武王既克殷。下車而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侯之治。則輔車相持。翼戴天子。以禮征伐。雖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恣睢其國。惡能爲天下害乎。周以千乘之賦封諸侯。今也曾無

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泰、而今日之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尚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寧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也。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壹。小大錯貿。轉相重累。是以人執異端。窺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職。使各以其屬達之於王。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百官奏則下情不壅。先王之道也。

治疑法。奏上下似脫字。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蜂賊也。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衆。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以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品衰。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求。貴不可以僞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莫大於孝敬。義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教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之道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則教誠。教誠則感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尚義則同利者相覆。尚法則貴公者相刻。相刻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此。力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亡國之兵

養足下似脫養足二字。

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徑往。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之物。偏遇可以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用兵正體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勢者禦之以堅。用兵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疑閒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爲政。則亡國之兵也。用人有四。一曰以功業期之。二曰與天下同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以功業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才擇任。則衆物備舉。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衆善。不以一過掩衆美。不遺小類。不弃小力。故能有爲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屏讒慝之萌。兵者、傾危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衆亂興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機也。是故貴公。

王子主失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爲袁子稱之曰夫人之所以貴於人者非爲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姦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潤之諛非明者不能察也姦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爲之容說人主不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爲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姦臣之言已揜於人主不自以爲非忠臣以逆迕之言說之人主方以爲誣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姦臣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樂而見聽哉故有被髮而爲狂有竄伏於窟穴此古今之常也凡姦臣者好爲難成之事以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姦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爲巧滋生其爲姦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闇其大今賢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姦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主蔽於上姦成於

漫恐當作浸・諛恐當作謟・

下國亡而家破伍子胥爲吳破楚令闔閭霸及夫差立鴟夷而浮之江樂毅爲燕王破強齊報大恥及惠王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於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於草茅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姦邪之門經傾險之塗欲其身達不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荆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厚德

恃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恥而無過行也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於本故退而修德爲男女之禮妃匹之合則不淫矣爲廉恥之教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令民德厚矣故聖人貴恆恆者德之固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恆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用賢

舊令作有改之

治國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無姦。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曰以大體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無私。則臣盡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以使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爲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也。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無有咫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舉大體而不苛。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項籍楚之世將。有重於民。橫行天下。然而卒死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寬則得衆用。賢則多功。信則人歸之。

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苛政甚於猛虎。詩人疾掊克在位。是以聖人體德居簡。而以虛受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世俗以公刻爲能。以苛察爲明。以忌諱爲深。三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令欲其約。事業欲其希。簡則易明。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賢之務也。漢高

祖、山東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輻湊而樂爲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禦。唯其以簡節寬大。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衆。慮則受物。信則不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必當也。唯以其心曠。故人不疑。況乎以至公處物而以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以防禦之備。甚於仇讐。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屏之援。是以兄弟無睦親之教。百姓無光明之德。弊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於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爲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風雨不能伏也。

貴公

治國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後可以有國。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爲國之本也。公也者、爲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欲爲國者一。不欲爲國者萬。凡有國而以私臨之。則國分爲萬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觀事故而立制。瞻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輕重。較重卽頗邪。法不可以私倚。私倚卽姦起。古之人有當市繁之時而竊人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

醜而以勝曾上之美。故心倚於私者。卽所知少也。亂於色者。卽目不別精麤。沈於聲者。則耳不別清濁。偏於受者。卽心不別是非。是以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卽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卽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卽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故公之爲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受當作愛。

治亂

治國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國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雖堯舜亦然。民困衣食。將死亡。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於首陽之山。傷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讓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君子傷道則教虧。小人傷行則姦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強兵。求而皆失。故無興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於農。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

修。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散。貨布則幷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淫。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之謂利。有罪者能罰之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使刑賞利祿。壹出於己。則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趣下矣。夫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奪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僞。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徼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禮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於君子。功在於小人。故爲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使貴賤不同禮。賢愚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以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於公實。行必落於法理。是以百姓樂義。不敢爲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爲非。使民知道者、德

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

損益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踰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文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頤指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齊民。珍寶旁流。而刑放於賄。下而法侵。能無虧乎。

世治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至直也。以是繩之。則工不足於材矣。無纖分之短、至善也。以是規之。則人主不足於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甯戚也、知之矣。夫有近智者無遠期。今之爲法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姦私也。夫處深宮之中而選天下之人、以爲明。奚從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以人禁人。是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遊。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祿。具賞罰以待其之疑交。歸。雖使之遊。誰敢離道哉。

刑法

禮法明則民無私慮。事業專則民無邪僞。百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爲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以次爲。爵祿以次進。士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入於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也。是以聖人甚惡奇功。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樂殺而惡生也。以爲樂生之實在於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法出入、則姦邪得容其議。姦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私議並興。則雖欲無赦不可已。夫數賞則賢能不勸。數赦則罪人徼幸。明主知之。故不爲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於一而傷之於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爲也。故所俘虜壹斷之於法。務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於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陰陽之動。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

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彏弩於百萬之衆。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唯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刑。持滿不發。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愼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於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爲當矣。人主之所罪。非以爲不可罰也。必以爲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戮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雖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夔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智。不能兩慮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聽而俱存之。而況於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雖凡人無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與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

羣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明賞罰

夫干祿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而不能日月不違仁。當其用智以禦世。賢者有不如也。聖人明於此道。故張仁義以開天下之門。抑情僞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罰以隨之。賞足榮而罰可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之心生。而不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開疏疑跡。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之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不懼。干祿者不邪。是故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天下盡爲仁。明法之謂。死者人之所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於利欲。有犯死罪而爲之。先王制肉刑。斷人之體。徹膳去樂。咨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日弊。如是、則姦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傷天下生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者。乃愛人之心也。涕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雖貴重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以禁姦也。先王制爲八議赦宥之差。斷之以三槐九棘之聽。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全正義也。而後斷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爲也。

抱朴子　葛洪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不愼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芷蕙芥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豐累也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豪鋒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尠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口心之近欲輕召災之根原似熱腸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流離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傞傞舍其座遷載號載呶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机筵或顛蹶梁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懊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撫掌以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疢發鬬茸之性露而傲狠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谷而不憚以九折之坂爲蟻封也或登危蹋頹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爲牛迹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酌罍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刻鋒乎六畜熾火烈於室廬遷威怒於路人加暴害於

本書不愼作順一字。

梁作良。舊無忌之至鹿十六字。補之。

酗作酗。

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尙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老宿之座。謂淸談爲詆訾。以忠告爲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先後。構灑血之讐。招大辟之禍。以少陵長。則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能否。料瀝霤於小餘。以稽遲爲輕己。傾筐注於所敬。慇懃變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惡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忽悅。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病。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喻。及其悶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蒼海如盤盂。仰譁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讓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旣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樽銜杯。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灌夫之滅族。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斯頹．敬讓莫崇．傲慢成俗．疇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樗蒲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綺襦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言講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駭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飄風．嘲戲之言．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深焉．報者恐不重焉．唱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得嘿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猶善於依因機會．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若夫疏拙者之爲之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蚩．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厚．構隙致禍．以梧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電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情談．猶可息謔調以杜禍萌也．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恢美而無直亮之鍼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辨．而不寤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也．豈徒減其方策之

輪作輸・

恢作疾・案疾當作疢・

顧作爲。

令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然敢爲此者。非必篤顧也。率多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叨榮位。或以婚姻而成貴戚。故幷幷作弄。

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其下者。作威作福以轡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

刺驕

舊無人無至則爲七字。補之。

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矣。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也。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不修善事。即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即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遄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汚也。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傚舊無經字。補之。禮之所弃者之所爲哉。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其所損壞。一時而已。若夫貴門子

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毀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或叨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欲、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博喻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剜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割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剸高馬以適卑車。削跗踝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剖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彭禾以計螟蟲。伐木以殺蛞蝓。減食作食（蛞作螽・減食作食蝨・）食以中蚤蝨。撤舍以逐雀鼠也。

廣譬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闇於地根茇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乎允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眞龍而失色也

羣書治要跋

右羣書治要五十卷。原闕第四第十三第二十三卷。唐魏徵等奉敕撰。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官至太子太師。事蹟具唐書本傳。此書四庫未著錄。阮文達公摹經室集。據蕭德言傳定爲書成於德言之手。按王應麟玉海引集賢注記云。天寶十三載十月。敕院內別寫羣書政要刊出。所引道德經文。又李繁鄴侯家傳云。上曰。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廣博。卒難尋究。讀何而可。對曰。昔魏徵爲太子略羣書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謂之羣書理要。今集賢合有本。則唐人固甚重其書矣。沿及兩宋。傳本遂稀。考王堯臣等崇文總目已不載此書。惟陳騤中興書目云。羣書治要十卷。祕閣所錄唐人墨蹟乾道七年寫副本藏之。起第十止二十卷。餘不存。今宋史藝文志類事門亦作十卷。阮文達公謂宋史不著錄者。非也。書中所載古籍多與今本歧異。且多近所不傳。內晉書二卷。猶是十八家中舊本。惟本紀後卽繼以宗室諸王。暨劉寔等傳。而刑法志百官志乃在虞悝傳之後。何曾傳之前。體例殊爲參錯。考劉知幾史通曰。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是晉宋人撰史多有此例。今是書殆亦仍其舊式歟。近孫淵如觀察平津館叢書輯有六韜逸文尸子二種。采摭此書凡數十條。而歷城馬氏玉函山房叢書於崔寔政論仲長統昌言蔣濟萬機論劉廙政論桓範政要論陸景典語袁準正書俱有輯本。乃轉一字不錄。則馬氏亦未見此書矣。原本有日本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校勘語標於上方。自

藏書互有補正今亦姑仍其舊至新唐志稱劉伯莊有羣書治要音五卷今不可見疑散佚已久俟異時或購得當補刊之咸豐丁巳閏端陽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羣書治要

十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魏徵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

✤D一二八六